

說文燕召公史篇名醜解

張 政 烜

- 一 問題
- 二 史篇考
- 三 𠄎字說
- 四 「召公壽」徵
- 五 結論

一 問題

說文解字𠄎部：

𠄎，盛也。从大，从𠄎，𠄎亦聲。此燕召公名。讀若郝史篇名醜。

按召公名𠄎，載見于尚書君奭及顧命兩篇，昭昭在人耳目，史篇不宜違異，故各家注釋皆不得其故。今籀釋說文，徵之盤盂雜書，知（1）史篇即蒼頡篇，（2）𠄎古文以爲醜類字，（3）召公壽可誤讀爲召公醜，因草爲此文。考證稍繁，分節著之，而以結論終焉。世有治說文之學者，幸匡教之。

二 史篇攷

說文稱史篇者三，除𠄎字外，缶部𠄎字云「按史篇讀與缶同」，女部姚字云「史篇以爲姚易也」，自來注解皆以爲史籀篇。按史篇史書之名兩漢書中屢見，孟康應劭等並以爲史籀篇史書之非籀文段玉裁注說文序已言之。（錢大昕亦有此說）顧于史篇則不敢斷定。考說文載籀文凡二百餘，皆出史籀篇，其中自有假借之字，如受部爰字云「籀文以爲車轅字」，鼎部鼎字云「籀文以鼎爲貞」，設使籀文以缶爲缶（從段注），以姚爲姚易字，亦當稱籀文，而不當稱史篇以自亂其例。故知史篇籀文判然二書，史篇非即史籀篇也。然則史篇果何書耶？今欲明此問題宜略述

古代太史教學童之制。

古者學術統于王官，疇人子弟轉相傳授，故雖書法之微皆有流別。今所見殷代甲骨文字與施于銅器者往往不同，是其顯證。而敝龜廢骨上常有學者書刻之迹，尤見殷代太卜教學童之法也。周自春秋以降，文字之用日廣，然職業不同，施行各異，書體猶有分別。觀當時之銅器，陶器，戈劍，鈐印等文字，皆具特殊之風格，可以瞭然。史官之書著于竹帛，今雖無傳，然考漢人「八體六技」之稱，知亦衆體中之一體而已。

古代政治以史爲中堅，人數既衆文字之需要亦切，故論者遂以爲文與法有不可分之勢。易下繫之辭曰：

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，蓋取諸夬。此謂文與治相因，「夬揚于王庭」（易下經），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，其用最大也。周代史官傳習之法，其詳不可得聞，要當與保氏教國子異制，其教科書可知者僅史籀篇一種，晉以後已不傳，所述當屬史掌官書以贊治之事，其書則說文所謂籀文也。漢書藝文志小學家類：

史籀篇者，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，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。蒼頡七章者，秦丞相李斯所作也。爰歷六章者，車府令趙高所作也。博學七章者，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。文字多取史籀篇，而篆體復頗異，所謂秦篆者也。是時始造隸書矣，起于官獄多事，苟趣省易，施之于徒隸也。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，斷六十字以爲一章，凡五十五章，並爲蒼頡篇。

此文本之劉歆七略，由張懷瓘書斷（法書要錄卷七）所引可證。云史官教學童書者，學童指史官之子弟而言，猶後世胥吏之有學徒也。秦始皇帝統一天下，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，「若欲有學以吏爲師」，（史記本紀及李斯傳）即摧毀春秋以來之私學，恢復此種學徒制度，實復古運動，非創制也。惟秦時同一文書，史籀篇已不適于用，李趙胡毋有作，起而代之，皆取史籀大家，或頗省改。此後學爲史者自當習此。而不更學史籀于是此三者遂有史篇之稱，而其書體亦即謂之史書也。漢興蕭何摺摭秦法，取其宜于時者以爲漢律，其尉律之文曰：

太史試學童，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，又以六體試之，課最者以爲尚書

御史史書令史。（韋昭曰：若今尚書蘭臺令史也）。

此據漢書藝文志，與說文序所引皆係節取七略之文，故互有詳略。云太史試學童者，學童謂史官之學徒，十七以上及齡，可以爲史，故太史試之，與後世之科舉不同。云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者，蓋太史課試善史書者以補史書令史，而分隸尚書及御史也。（參考吳廷傑兩漢刊誤補遺卷六）學童學于史官習蒼頡篇，藝文志說文序引尉律雖無其文，可由漢官儀徵之。大唐六典卷一引漢官儀（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三引同）：

能通蒼頡史篇，補蘭臺令史，滿歲補尚書令史。

應劭刪定律令爲漢儀，建安元年奏之。此所述當卽本之尉律，當東漢時「雖有尉律，不課」（見說文序，言徒有律文，不實行課士之法。段注誤）。固不妨存其故事。蒼頡爰歷博學字出衙人，故人稱爲史篇，以蒼頡爲首，故曰蒼頡史篇，法言吾子篇曰「或欲學蒼頡史篇」，漢書揚雄傳贊「史篇莫善于蒼頡」，是也。漢書列傳常見以吏爲師之事，其言善史書者如

王尊 能史書，年十三求爲獄小吏，數歲給事太守府。……除補書佐。

嚴延年 其父爲丞相掾，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，歸爲郡吏。以選除補御史掾。……尤巧爲獄文，善史書。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，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。

按王尊給事太守府卽爲史，嚴延年除補御史掾卽爲御史令史，若張安世「用善書給事尚書」，則爲尚書令史也。貢禹上書曰：

郡國恐伏其誅，則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，以爲右職。

胡廣漢官解詁：

假佐，取內郡善史書，佐給諸府，府有史故言佐也。

觀此可知史書之功用及其與史之關係。漢代書法數變，流沙墜簡居延漢簡中之蒼頡篇已爲隸書，故此所謂史書者當不盡是秦篆，然其名詞之來源不可不辨也。

秦漢學爲史者既以蒼頡篇爲課程，遂奉蒼頡爲史皇。（世本呂覽淮南及職緯中皆有此稱，不知起于何時）。且有「蒼頡作法」之說。鵠冠子大抵漢人所著，其近迭篇云：

蒼頡作法，書從甲子。成史李官，蒼頡不道。然非蒼頡，文墨不起。此謂蒼頡作法而學書仍從六甲入手，理獄治民之事蒼頡不言，然而文墨之萌由是起矣。蓋史官教學童雖以蒼頡相傳授，乃效其書法，析其字義，而非有取于文辭，觀漢簡所存之蒼頡篇，四言成文二句一韻，略似千字文，與「文法」固無涉也。

蒼頡篇亡于唐末，此後書吏不復知此，然仍奉蒼頡爲師。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五：

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釀錢爲賽神會，往往因釀飲終日。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。余嘗問其何神，曰蒼王。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，固可笑矣。近代胥吏多產于紹興，（始于南宋，盛于明代，師弟相傳，把持官府，惟無始試並課之制，亦不易補官耳）。而郡城臥龍山之西獨有蒼帝祠。（不知始于何時，明嘉靖間毀而重建，有碑記，見乾隆紹興府志）。然特積習相沿，能知祠賽之意者鮮矣。因考史篇原委，故附著之。

三 𠂔字說

說文醜字隸鬼部，無重文。而𠂔部有𠂔字，云「古文以爲醜字」。按𠂔訓「目圜」與醜義既不相應，形聲尤遠，𠂔「讀若書卷之卷」，諧𠂔聲之字有𠂔（大部。或曰拳勇字，一曰讀若僞，乙獻切），𠂔（頁部，魚怨切）。嫗（女部。委員切）。古韻並在十四部，而醜則在三部，音讀迥別，絕不相通，古文無緣以爲醜字。考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，上聲四十四有，醜字古文有𠂔𠂔𠂔三體。杜氏撰集古字雖不標出處，當有所本。醜字見毛詩鄭風遵大路，「無我醜兮」與上章「無我惡兮」句相當，箋「醜亦惡也」，釋文「或云鄭音爲醜」。正義「醜與醜古今字」是也。古者醜壽聲韻相同，故醜字或體得諧壽聲。𠂔與𠂔是一字，卽𠂔之變體，壽字從以得聲，與醜同音故可通假。𠂔說文作𠂔，以爲疇之古文。（見口部𠂔字下。又白部𠂔字下以爲疇之異體，田部疇字下以爲疇之省文）。按古籍疇醜並與等匹比類同訓，其例不可勝舉。（參考何萱韻史卷十一，第三部平聲鳩韻，疇字條）。段玉裁醜字注云：

凡云醜類也者，皆謂醜卽疇之假借字，疇者今俗之儔類字也。

段氏注說文好究本字，然如嚳醜訓類皆非本義，則何爲正字，何爲假借，似未易言。尙書有嚳無醜，毛詩有醜無嚳，學者安其所習蔽所希聞，既可謂醜毛詩以爲嚳字，亦可謂嚳尙書以爲醜字，其義一也。畱與嚳古今字，故有醜類一義，說文所謂「古文以爲醜字」者當卽此字也。

說文不立畱爲部首，又不出正篆未收異體。實則甲骨金文中所見畱及諸畱聲之字如畱壽鑄等無慮千百，皆作畱，其與說文合者不過偶一二見，特變體耳。畱與畱形似，而古文醜類一義與田嚳義又不同，既不以爲畱之或體遂漫記于畱字之下，說文收古文本文多謬誤，凡云古文以爲某字者，大抵涉形似致誤，尤十九不合。余別有說文古文箋正一書論之，其例似此者甚夥，茲不贅焉。

四 「召公壽」徵

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及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皆藏有者盪鐘，其銘文有云：

用祈眉壽繁釐，于其皇祖皇考，若盪公壽若參壽。（三代吉金文存 1·45—47）

此春秋中葉吳國之器。盪公卽燕召公。參壽又見于宗周鐘。（1·66）。亦作三壽，見箕仲壺，（代 12·13）晉姜鼎，（嘯堂集古錄 1·8）及魯頌闕宮，皆祝嘏之辭，（參考徐中舒先生金文叢辭釋例，見本所集刊第六本）。其義自毛鄭以來迄無達詁。按古有三壽三殤之說，儀禮喪服傳謂

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，十五至十二爲中殤，十一至八歲爲下殤：

是爲三殤，文選（卷廿一）謝宣遠張子房詩

力政吞九鼎，苛慝暴三殤。

此言秦無道戮及幼穉，蘇軾仇池筆記（卷上）論之是也。莊子盜跖篇：

人上壽百歲，中壽八十，下壽六十。

是爲三壽。而三壽亦稱三命，文選（卷廿）孫子荆征西官屬送于陟陽侯作詩：

三命皆有極，咄嗟安可保。李善注：養生經，黃帝曰，上壽百二十，中壽百年，下壽八十。

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，故至天老養生經等書三壽之數遂遞增二十歲。（關於三壽三

命之材料所集甚多，詳見別篇，此不具引。）者澠鐘云若召公壽若三壽，是則召公之年尤在三壽之上。考之古籍召公實享大年，君奭顧命俱有徵驗。詩江漢：

虎拜稽首，對揚王休，作召公考，天子萬壽。

此亦祝嘏之辭，與者澠鐘文體相似，「作召公考」猶云「若召公壽」。（召旻「昔者先王受命，有如召公之臣」。按臣罔形近，疑當作「有如召公之壽」，與「維今之人不尙有舊」爲韻。閱天下無老成人，卽十月「不憊遺一老，俾守我王」，漢「匪上帝不時，殷不用舊」之意。今本訛奪竟不可讀矣），漢人言之者尤多，如

論衡壽氣篇，邵公周公之兄也。至康王之時，尙爲太保出入，百有餘歲矣。

……傳稱老子二百餘歲，邵公百八十。

孟子注（盡心篇「殀壽不貳」下）殀若顏淵，壽若邵公。

風俗通六國篇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。武王滅紂封召公于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。……壽百九十餘乃卒。

謂召公享年百八九十，雖未必信。（參考全祖望經史問答卷二）然「召公壽」一語爲古書所常有，則無疑也。史篇四言成文，博采雜事，自可有「若召公壽」句，或因押韻之故。而有「周旦召壽」一類語（猶千字文云周發商湯），亦不足異也。

五 結論

古者文字省改假借雖煩，大抵以聲爲主。史篇固可以罔爲壽，而說解者亦可讀壽爲醜，于字例之條皆所不背，故可作一結論曰：史篇原文謂召公壽，說解者誤以爲召公名醜也。夫「蒼頡多古字，俗師失其讀」，（藝文志）固宜有此誤。「怪舊藝而善野言」既許君之所詬，何至躬蹈其失，故疑奭下「史篇名醜」四字乃後學所附益也。

三十四年二月四日寫畢